

风物咏

# 城与山的传奇

柳华东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千年前，杨瞳小镇从今天的古镇都村迁到了南边十余华里的翠屏山下。新的小镇依山傍水：其南就是一条被称作白洋河的河道，河边正是一座漂亮的小山，即今天的翠屏山。

翠屏山不过是几座小山，秀拔笔挺，苍翠欲滴，正如一道翠绿的屏障竖在城南河边。城依小山而卧，温馨诗意；山也因小城而媚，翠屏如画。

小城于金天会九年（1131年）置县，始名栖霞。这个名字，给小城平添更多的诗情画意，千百年来让人们充满好奇与憧憬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因山得名。更多的人依据清代县志，误以为它是“日晓，辄有丹霞流宕”而得名。

元初于钦撰《齐乘》卷一第载：“栖霞本以山得名。百润、北曲、方岭、唐山、灵峰、覆甑、积金、芝阳、公山、棋山、磁山、哈促山，不能具述，大抵环县皆山耳。”这是关于栖霞得名的最早记录了，也距栖霞置县时间最近，故更为可靠一些。只是，以哪座山而得名，却没有明确说明。

好在小城的文史学者们从古人的家谱、碑刻及诗词创作中，发现翠屏山在建县前就名为霞山，小城历史上曾经把霞山脚下的学宫改称霞山书院，且这个名字延续一百三十多年，更加佐证了霞山的存在。小城依霞山而建，命名栖霞自然是当然不过的事情了，而且相得益彰，恰到好处。而自小城命名为栖霞之后，霞山就被称为了翠屏山，这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：霞光栖息小城之中，小山簇拥呵护，翠屏二字最是恰切。

二

古人的情趣与画意至今感染着每一个来过小城的人。小城与小山的传奇由此可见一斑。

小山依城，是人们踏青闲游的好去处。小山的故事因小城而丰满。

小山之阴，面对小城的山脚处，有一座至今还在的古洞，小山也因此俗称南洞山。古洞其实是一座菩萨庙，庙门口至今还竖着清代知事何立经题写的一块石碑：“灵应如响”。

此洞距河道七八米高，洞下临河岸上本有一株古槐，苍劲翠绿，虬枝腾空，自是小城曾经一景。古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在，夏季树上浓荫如盖，树下方石光滑沁凉，我当年读高中时，夏季酷暑常常来此早读、周末复习，喜它清凉安静。如今想来犹在眼前。

古洞的菩萨自古香火很盛。据称菩萨像下有一盘石磨，磨下有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直通北海。人称一旦挪开菩萨、石磨，海水就会自井下涌出，足以淹没小城。

传说自是神奇，县志则清楚记载着此洞的过往：“明正德年间，居民凿石壁深余丈，以栖神。”如今的洞明显没有那么深，已经是后来复建过的了。

三

翠屏山自古是绿树成荫，林荫小径在小山之间曲折迂回，如今的林间小广场则健身器材林立，正是散步健身的好去处。

小城人的福气正在于此。身居闹市，油盐酱醋茶本就缠人，又兼世事繁杂，也就难免心烦意乱。怎么办？小城人自不必为了“诗与远方”而规划烧钱，因为家门口的小山就是小城人的“诗与远方”。只要闲暇周末，哪怕是饭后，几步就可进入小山，一转身即可隐身山林，何其妙也。

走进这样的秀山深林，但见树木参天，高树与灌木层叠交错，俯仰生姿；林间轩榭小亭时时隐现，林草间的石刻小兽憨态可掬；小湖在山谷里波光粼粼，钓鱼人悠闲自得。

这样的林子，是鸟儿的天下。各类鸟儿在枝叶间飞舞，在山野里它们音调或高、或低地卖弄歌喉，让一座山都活泼起来。能盖过这种声音的，非蝉莫属了。夏季，林子里的蝉是数不过来的，你听听那声音就知道了，无边无际，此起彼伏，永不疲倦，永无止境。

歌声是有传染性的。鸟儿未唱罢，蝉就扯起嗓子上场了；鸟儿蝉儿还没尽兴，游者早已一曲高歌接上来了。

我常常想，这岂不就是诗与远方？隐身山林，就远离了世事繁杂，而这满山风景，岂不就是一首首流淌在林间的诗？这些引吭高歌的蝉鸟行人，不

就是民间诗人？其可能名不见经传，可俗话说的好，高手在民间，其坦然、洒脱的生活态度，让多少人憧憬向往。

如今，这样的好风水自然早被佛家子弟相中了，山上的一座二层飞檐小楼早成了佛家圣地。禅声袅袅间，小山平添了神秘与祥和。

清风徐徐，禅声幽幽，此情此景，你怎么能不“望峰息心”“窥谷忘返”？

四

翠屏山阴坡陡峭，古树苍苍；但其阳坡绵延南去，倒是比较平缓，曾经是望不到边的梯田和果园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，当地就开始在山上植树。我读高中时，也曾来栽过树。老师说，过十年，这些树长大了，你们等着看吧，这一定是栖霞最美的地方……

我一直记着老师的这句话。可当我也当了老师，并爱上了文史考据，突然就明白了：这座山对小城人而言，永远是最美的，而不是老师当年说的十年后。

不错，自小城迁来起，它就一直是最美的：城依山而建，因山而名，是小山呵护了小城和小城人；小城人融进山林，小山因为人气而平添了多少浪漫气息？栖霞古时的十大胜景之一正是翠屏出云。

山与人互应，自然就会人杰地灵。自置县以来，小城产生了丘处机、郝懿行、牟宗三、张炜、衣向东等一代代名人，延续着山与城的神秘与传奇。

如今的栖霞早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小城，小城早已从东西北三面环抱着翠屏山。当年是山呵护着小城，哪想到千年之后，小城反过来又呵护着小山。

山与城在这千年的历史沧桑中，早已融为一体，它们之间的文化脐带是互补的，斩不断的，是流传千年，至今犹在的一种自在与风流。当年的“霞山书院”早已不见踪迹，如今的小城早成为闻名的“中国文学之乡”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”“中国苹果之都”……

这些荣誉属于小城，也属于小山，属于滋养着小城人的这一方水土。

青山依旧在，小城日日新。

一座小城与一座小山的传奇，还在继续着……

流年记

## 找鸭子

于心亮

我养的那只绿头鸭没了。它成天跟我妈养的小花狗干仗，干赢了就呼扇着翅膀“嘎嘎”大叫，干输了就低着脑袋“呷呷”小叫……我时常去湾边寻绿藻、摸田螺喂绿头鸭，希望它快下蛋，我妈总是笑。我以为她是在为我的勤快点赞，结果喂了大半年，我妈说它是公鸭子。

我很生气，指着绿头鸭骂了半小时。后来鸭子就没了。

我去找绿头鸭，四处找也找不到，就捡了根绿头鸭的羽毛给小花狗闻，小花狗光顾摇尾巴，不明白我的意思。“笨狗！”我忿忿我妈：“把小花狗烀了吧？刚好一锅，冬天了，吃点狗肉补补。”我妈一笤帚疙瘩敲我脑袋上：“补你娘的个腿，诚心找打是不？”

我不找打，我去找鸭子。我想如果我长个狗鼻子就好了，一闻味就能找见。

邻居二婶说：“鸭子要喝水，你顺着排水沟走，说不定能找到。”我觉得有道理，喊上我妈的小花狗就走。半路上，碰见邻居二叔把三轮车骑到沟里去了。我帮他推出来，二叔问我瞎溜达什么？我说找鸭子。二叔说：“你去村喇叭上广播，不容易找到么？”

我一想很对，就去了村委。村委正在排练节目，敲锣打鼓的，我说，村主任就打开村里的大喇叭：“呼！呼！那个……大刚的鸭子丢了……长什么样儿？……”我忙说是绿头鸭。村主任接着说：“鸭子是绿头的……谁见着啊……哈哈哈！可笑死我了！”

排练节目的大婶们都不顾得排练了，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，一边朝着我看，一边笑骂村主任这个老东西不正经。我莫名其妙，也跟着笑，后来我琢磨出点什么，再也笑不出来了，臊得扭身就撤……身后的婶子们说：“把这个梗弄进节目里，绝对笑掉大牙！”

我跑回家，邻居二婶正和我妈站在街门口笑。二婶问我：“大刚，谁教你这么个熊办法，跑村喇叭上广播的？”我说二叔教的。二婶说：“那个熊玩意还能教你

个好办法，你就让他把你熊沟里去……”我说：“还说呢，二叔连人带车就掉沟里去了！”二婶说：“活该！”

我数落我妈：“你能不能不笑？很正经一件事，让你们给想歪了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我妈没放声，二婶接话说：“大刚子，你小时候五六岁了还光着腚满胡同跑，你忘了？”我说：“这是两回事，现在我找的的确是鸭子，我的绿头鸭子……”二婶和我妈继续大笑。

我往村外去，村外有湾、有河，说不定我的鸭子跑那里去玩耍了。小花狗跟着我，还跑到前头引路。一路上，村里大爷大叔们看见我就笑：“大刚，找到你的鸭子啦？”我说：“这不正找着嘛！”他们开心地继续笑：“不用找啦，说不定飞啦！”

我的绿头鸭没飞，它正在湾里追一群大雁，人家游到哪儿，它“嘎嘎”叫着追到哪儿。大雁来啄它，它就扎猛子逃开……小花狗看得生气，“扑通”跳下水，一阵凶猛的狗刨游过去帮着追大雁，大雁就来啄小花狗，小花狗不会扎猛子，绿头鸭就浮出水面帮小花狗！

我远远地丢土块惊飞了大雁，才把小花狗和绿头鸭给搭救上岸。小花狗抖擞身子，也抖擞了我一身水；绿头鸭呼扇翅膀，又呼扇了我一身水……我们仨湿呱呱地往回走。我一边走一边骂绿头鸭和小花狗。绿头鸭和小花狗一边走，一边相互啄咬。我想把它俩都扔锅里烀喽！

找回了鸭子，我安心地坐在柿子树底下看书。村主任抱着一只鸭子过来了：“给，你的鸭子！”我说：“这不是我的绿头鸭。”村主任说：“管它是不是，你都收下！”我说：“四大爷，你就直说吧，找我想干啥？”村主任说：“帮村里写个三句半，题目就叫《找鸭子》！”

村主任说：“村里都剩下些老家伙了，不笑不热闹啊！”

村主任又说：“时间真快，一晃眼，你也退休了，寻思寻思，才几天呢？”